

杨伯峻·译

白话四书

古典名著今译读本

白话四书

杨伯峻/译



岳麓书社

1989 / 长沙

责任编辑 刘皓宇
封面设计 许康铭

白话四书

杨伯峻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9年1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字数：320,000 印张：14.75 印数：67,001—118,500

ISBN 7-80520-179-X/B.4

定价：（平）4.60元（精）6.60元

〔湘岳91—17—5/6〕

湘新登字007号

前　　言

《四书》这一书名，从南宋朱熹开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因为朱熹作《大学章句序》署“淳熙己酉二月甲子”；作《中庸章句序》署“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可见他编纂《四书》都在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即公元1189年。第二年，光宗绍熙元年，他在知漳州任上用公款刊行《四子》，《四子》就是《四书》的另一名称。《论语》是记载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书，汉朝人凡引《论语》，纵是别人的话，也称“孔子曰”（详见《论语译注·尧曰第二十·第一章“修废官”注》），汉代可能把《论语》也叫《孔子》。《孟子》自是孟轲写的。《中庸》据《史记·孔子世家》说是孔子的孙子思写的。《大学》，二程说是曾子所述；那么，由孔子经过曾子，再经过子思，到孟子，便构成《四子》。《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有《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文足以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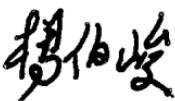
《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的两篇，因为司马迁说子思著《中庸》，便得到后人重视。《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隋书·经籍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唐以前没有人为《大学》作过解说，北宋司马光曾著《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见陈振孙《直

斋书录解题》。他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提出，加以解说阐发，早于当时的理学家二程。

朱熹为《大学》、《中庸》写了“章句”，为《论语》、《孟子》写了“集注”，合为一书，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自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恢复科举，尤其明、清以后更加重视《四书》，考试题目多出自《四书》，甚至答卷文字内容也不能违背朱注，《四书集注》是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自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科举以后，这一不良风气才完全消除。

《四书》毕竟是儒家传统正宗，历代受它的影响很大，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精神，仍然要读它。虽有些语句固然要批判，甚至彻底批判；但有些语句，未尝没有可取之处，至少可以用作借鉴。湖南岳麓书社已重排《四书集注》，并用简体字横排印出，对广大读者是一种方便。书社要我译成白话，因为我已译注过《论语》、《孟子》，仅稍加修改，补译《大学》、《中庸》，便合成《白话四书》一卷，可能对广大读者也是一种方便。

《白话四书》后附《四书》原文，两者均有编号，言文对照，可兹查阅。



1989年5月

目 录

白话大学引言.....	(1)
白话大学.....	(3)
白话中庸引言.....	(12)
白话中庸.....	(14)
白话论语引言.....	(30)
白话论语.....	(33)
学而第一.....	(33)
为政第二.....	(36)
八佾第三.....	(41)
里仁第四.....	(46)
公冶长第五.....	(50)
雍也第六.....	(55)
述而第七.....	(61)
泰伯第八.....	(67)
子罕第九.....	(71)
乡党第十.....	(76)
先进第十一.....	(81)
颜渊第十二.....	(87)
子路第十三.....	(92)

宪问第十四	(98)
卫灵公第十五	(107)
季氏第十六	(113)
阳货第十七	(118)
微子第十八	(123)
子张第十九	(127)
尧曰第二十	(131)
白话孟子引言	(134)
白话孟子	(137)
梁惠王章句上	(137)
梁惠王章句下	(147)
公孙丑章句上	(160)
公孙丑章句下	(171)
滕文公章句上	(181)
滕文公章句下	(191)
离娄章句上	(202)
离娄章句下	(212)
万章章句上	(222)
万章章句下	(232)
告子章句上	(242)
告子章句下	(252)
尽心章句上	(262)
尽心章句下	(274)

四书（原文）

大 学	(289)
中 庸	(294)
论 语	(303)
学而第一	(303)
为政第二	(305)
八佾第三	(308)
里仁第四	(311)
公冶长第五	(314)
雍也第六	(318)
述而第七	(322)
泰伯第八	(326)
子罕第九	(329)
乡党第十	(333)
先进第十一	(336)
颜渊第十二	(340)
子路第十三	(344)
宪问第十四	(348)
卫灵公第十五	(354)
季氏第十六	(359)
阳货第十七	(362)
微子第十八	(366)
子张第十九	(368)

尧曰第二十.....	(371)
孟子.....	(373)
梁惠王章句上.....	(373)
梁惠王章句下.....	(378)
公孙丑章句上.....	(385)
公孙丑章句下.....	(391)
滕文公章句上.....	(397)
滕文公章句下.....	(402)
离娄章句上.....	(408)
离娄章句下.....	(415)
万章章句上.....	(422)
万章章句下.....	(428)
告子章句上.....	(433)
告子章句下.....	(440)
尽心章句上.....	(446)
尽心章句下.....	(454)

白话大学引言

《大学》本是《礼记》的一篇，不知是什么人写的。程颢之弟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而且还认为它大概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妄自改变次序，定为“经”一章、“传”十章。朱熹作《大学章句》，完全是听从他的主张和论调。只有清儒戴震幼时曾怀疑这种论调，问他老师：从曾参到程颐有一千多年，他怎么会知道？这一疑问，到今天也没有能找出强有力的证据予以否定，但也没有任何证据给以肯定，我们只能阙疑。

程颐这种安排，既然由朱熹承袭下来，传到现在，近九百年，“积非成是”，我们只能听之任之。

程颐最大的罪恶是反对妇女再嫁，纵是丈夫死了，生活无着，也不能再嫁。他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见《伊川先生语录》八下）在封建社会中，为这两句话而妇女受害的，真难以数计。道学杀人，这句话并不冤枉。

《大学》既不能肯定其作者是谁，因此对这书的基本观念，甚至若干抽象名词，便找不到旁证来理解。即如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是“明德”？我也翻阅了一些书，各有各的说法，实在难以找得证据来辨别是非。朱熹用孟子的性善来解释，文字上没有这样说，实际就是如此。（他的《大学章

句序》作了暗示。) 是否符合作者本意，也无法辨别。姑且听之任之。

《大学》基本上是对统治阶级讲的，主要有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的讲得比较好懂，有的就比较玄虚。如格物致知，从秦汉以前直到清末，没有物理、化学这类课程；清末初行新学，把“理化”叫做“格致”，岂不是借旧瓶装新酒，或者说张冠李戴！明朝王守仁，“格”了一天竹子，“格”不出所以然来。后来却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朱熹说，“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何“穷其理”？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科学和理学是绝对不能并存的，科学懂一点是一点，没有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对于《四书》，自少至老，用功几十年，是不是真“豁然贯通”，我想只有天知道。

白 话 大 学

1. 大德之人讲习的学问道理，在于发扬人们天赋的善良美德；在于革除旧习，勉作新人；在于归宿到才德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知道归宿之所在，然后言语行动有一定的方向，言行有了一定的方向，然后心志能够清静，不胡思乱想；心志清静了，然后能安宁闲适，不乱不躁；安宁闲适了，然后能考虑周详，瞻前顾后；考虑周详了，然后能有所收获。任何物体都有根本和末节，任何事情也都有终结和开始。知道什么该先，什么该后，就接近于最合宜的程序和目标了。

古代想要使天下人人都能发扬自己天赋的善良美德的人，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整顿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庭，先要修养好自身；想要修养好自身，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先要使自己意念诚实无妄；想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无妄，先要丰富自己的各类知识；要丰富自己各类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

穷究了事物的道理，知识就丰富了；知识丰富了，意念就诚实无妄了；意念诚实无妄了，心志就端正了；心志端正了，自身也就修养好了；自身修养好了，家庭也就整顿了；家庭整顿好了，国家也就治理好了；国家治理好后，天下也就太平

了。

从天子到老百姓，一切都以修养自身作为根本。其根本紊乱然而末节想治好，是不可能的。应该重视的反而轻视，应该轻视的却很重视，是从来没有的事。

以上二程认为是大学的“经”，即总纲。以下则是“传”，分为十章。

2. 《尚书·康诰》上说：“能够发扬自己天赋的善良美德。”《太甲》上说：“经常念叨着这个上天赋予的善良天性。”又《尧典》上说：“能够发扬伟大崇高的美德。”这些都是说要人们自己去发扬它。

以上是“传”的第一章，解释“明明德”。

3. 商汤在洗脸盛水的盘子上刻着：“果真要每天洗涤污垢，刷新自己，就要每天每天地刷新，又每天更加刷新。”《尚书·康诰》上说：“做一位毫不惭愧崭新的人。”《诗经·大雅·文王》上说：“岐周虽然是个古老的国家，她所接受的使命是崭新的。”所以，她的最高层人物做什么都达到至高无上的顶峰。

以上是“传”的第二章，解释“新民”。

4. 《诗经·商颂·玄鸟》上说：“帝王京都一千里，百姓聚居在那里。”又《诗经·小雅·麟之趾》上说：“黄鸟鸣声缗(míán)蛮，归宿于草木密茂的山湾。”孔子说：“到应该归宿之处，便知道那是自己的归宿地。难道人可以不如禽鸟么？”《诗经·

大雅·文王》上说：“思虑深远的文王，呀！光明而端庄，归宿于善良。”做君王的，归宿于仁德；为臣子的，归宿于工作认真；做儿子的，归宿于孝顺；做父亲的，归宿于慈爱；和朋友往来，归宿于诚信。《诗经·卫风·淇澳》上说：“远望淇水那一方，绿竹翠翠苍苍；高层统治有道德有文章，好比玉石犀角和象牙，一样一样在我旁。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细刻又磨光；一件件，一桩桩。细密而又刚强，伟大而又盛昌。文质彬彬的帝王，永远不能把他忘。”开料糙锉，用来比喻学问的讲习；细刻磨光，用来比喻品德的修养；细密而又刚强，实际是叫人恐惧警惕；伟大而盛昌，实际是叫人有威严可以使人畏惧，有仪容可以引导人模仿。文质彬彬的帝王，永远不能把他忘，说的是他道德高尚，才能完备，百姓因此不能把他忘掉。《诗经·周颂·烈文》又说：“哎呀！不会忘记以前的文王、武王。”后世的上层人物尊敬贤良的人，亲近应该亲近的人；百姓则因有乐趣而快乐，因有利益而得到好处，所以对于文、武二王一直到死久久不能忘记。

以上是“传”的第三章，解释“止于至善”。

5. 孔子说：“审判官司，我同别人不相上下；〔若用我，〕一定要使社会上没有人去打官司吧。”没有真情实况的人作为诉讼一方，他的诉状就惭愧地不能说完要说的话，因为上层德高望重，使人民个个非常敬畏，不敢欺哄。这叫做懂得政治的根本。

以上是“传”的第四章，解释“本末”。

6. 这个是懂得根本^①，这是知识的顶峰^②。

①程颐说：“这是多余的文字。”从前叫“衍文”。

②朱熹说，这句之上有阙失的文字，只留一断语。他还认为，亡失了“释格物致知”一章，他大胆补上，我认为不应该为他译出。

以上是传的第五章。

7. 所说的使意念诚实无妄，就是不要自己哄自己。好比厌恶难闻的奇臭，喜爱艳丽的美色，这叫做自然的感触。〔自然感触，人人都知，不能隐瞒。〕所以君子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小人平日做坏事，没有什么不干的；一碰见君子便躲躲藏藏，掩盖自己的坏行为，显示自己好的表现，别人看他，好象看见他的五腑六脏一样，那有什么益处呢？这叫做心里真有什么，外貌自然要表现出来。所以，君子一定要在独自一人时谨慎小心。曾参说：“十只眼睛注视着你，十只手指向着你，〔监督真严，〕厉害得很呀！”拥有财富能装饰房屋，有道德能润泽身心，心境宽广，则身躯健壮，所以君子一定要使意念诚实无妄。

以上是“传”的第六章，解释“诚意”。

8. 所说的修养自身，在于端正自己心志的道理：因为自身有所愤怒，心志〔为其所累〕就不可能端正；有所畏惧，也不可能端正；有所喜好快乐，也不可能端正；有所忧愁疑虑，也不可能端正。心不在那里，〔另想别处，〕看什么也看不见，听什么也听不到，吃什么也不晓得味道。这就是修养自身在于端正心志。

以上是“传”的第七章，解释“正心”、“修身”。

9. 所说的整治家庭在于修养自身的道理：因为人们对于他所亲爱的会有偏袒，对于他所轻视而厌恶的会产生偏见，对于他所害怕而尊敬的会有偏意，对于他所怜悯而同情的会有偏念，对于他所认为骄傲而懈怠的会有偏想。所以，对他所喜欢的人却知道其缺点的，对他所厌恶的人却知道其优点的，这在社会上是很少的。因此有这样一句俗话，说：“在社会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儿子的坏处，没有人知道自己禾苗的健壮。”这是说，自身不修养好，就不可以整治家庭。〔连自己儿子的好坏，禾苗的肥瘦都不能知道，怎能整治家庭呢？〕

以上是“传”的第八章，解释“修身”、“齐家”。

10. 所说的治理国家一定要先整治家庭的道理：因为连自己家庭中的人都不可能教导好，却能教导别人的，这是没有的事。所以君子用不着离开家庭，却能使国内养成一种有教养的风气。孝顺父母，就是要用同一态度来侍奉君主；敬爱兄长，就是要用同一态度来敬奉长上；慈爱幼小，就是要用同一态度来使唤民众。《尚书·康诰》上说：“爱护人民象爱护自己婴儿一样。”诚心实意地探求这个道理，虽然未必事事能够完全合乎理想，也就差不多了。从来没有先学会生育儿女然后才嫁人的。

一家仁爱，全国就兴起仁爱的风尚；一家谦让，全国就兴起谦让的风尚；一个君主贪污凶暴，一国的人都会起来作乱；影响就是这样。这叫做一句话能败坏事情，一个人能安邦定国。

尧和舜带领天下人民实行仁德，民众都跟随着实行仁德；桀和纣带领天下暴虐无道，百姓也就跟随着抢夺作乱。统治者的命令若和他本人的好恶相反，百姓就不会听从。〔统治者贪污腐败，却号召大家廉洁，百姓会听从吗？〕所以，君子应该先具备了这优点，然后才要求别人也要有；自己没有那缺点，然后才能批评别人。自己的心中没藏有恕道，却能教导别人实行恕道的，是从来没有的。所以治理国家在于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诗经·周南·桃夭》上说：“桃花艳如火，叶片密似云，这姑娘嫁去，能配合婆家的人。”和一家人配合好，才能去教导一国的人。《诗经·小雅·蓼萧》上说：“兄弟相处，和睦融洽。”兄弟和睦，才可以去教导一国的人。《诗经·曹风·鸤鸠》上又说：“他所作所为没有偏差，才能匡正四方的国家。”他作为父子兄弟足为模范，然后百姓也都把他当做模范了。这就叫做治理国家在于整治好自己的家庭。

以上是“传”的第九章，解释“齐家”、“治国”。

11. 所说的使天下太平在于治理好自己国家的道理：因为最高统治者能敬重老年人，民众就会兴起孝顺之风；统治者尊敬年长者，民众就会兴起尊敬兄长之风；统治者能怜抚孤儿，民众就不会抛弃幼小。所以君子有个衡量方正的原则：你所厌恶于上级的言语行动，你便不要用来对待下级；你所厌恶于下级的，便不要用来侍奉上级；在你前面的人所厌恶的，你便不要加之于你后面的人；在你后面的人所厌恶的，你便不要加之于你前面的人；在你右边的人所厌恶的，你便不要加之于在你左边的